梅花草堂集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一

吳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李仲玫　較

誌狀

先外祖李五山先生暨支狄二孺人墓誌

公諱龍伯姓李字子升別號五山學者爭師尊之稱五山先生其先汴人國初以流軍煽亂走蘇州已徙崑家焉父德諧公諱一鳳娶殷氏繼陶氏生三子而先生爲次穎敏特甚一目兩行俱下尋補博士弟子有聲而又負其高氣不肯媕阿時輩以取榮人亦以

下之曰吾等何敢與季先生比肩也性慷慨落拓所
交皆當世知名士若朱京兆二峰歸太僕震川方經
元定玄無弗兄事先生者都南濠嘗爲王文恪公作
壽序幾萬言爲郡人所傳誦先生偕太僕經元往觀
之讀二遍而私至寓所各書焉太僕忘數十處畫補
之經元忘二十餘字先生忘二字耳盖其穎異如此
後先七試于鄉不薦氣不少挫然亦無幾微不平之
慨横于胸次時從騷人墨客酣飲田間呼呼嗚嗚覺
日達夜無勸色每花妍草鮮月朗風和先生必誡家

人多置酒性尤嗜菊種之輒數十百本羅置堂中而
盡召其所與遊者笑譚淋漓竟花事乃已蓋先生殇
有稻廩有粟而絕不喜纖嗇寒畯之態即臧獲輩亦
無日不開口笑也始娶支氏父曰西亭生一女二子
吾母孺人長女也長子曰應斗縣學生次曰應期先
生以嗣其弟五溪支故家温且異其女不以與常人
已得先生曰真吾女配矣孺人事先生恭慎廉謹不
欲以一切煩先生時時潔饋烹茗佐先生世外之談
先生亦相得歡甚亡何一疾竟死繼娶狄氏後先生

二十歲而亦謹事先生舉二子曰應某早夭次曰應徵先生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歲支孺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時年三十四歲狄孺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年七十歲子三人女一人孫男七人孫女四人支孺人之喪先生淺葬之祖塋之次曰將有待焉先生殁而家更落應斗亦淺葬之祖塋萬曆二十六年戊戌臘月某日應斗始以先生孺人與狄孺人合葬于二保白魚陂之故居蓋先生蒔花置酒把盞問天集賓朋而遊焉

息焉處也嗟乎而今爲丘墟矣外孫張大復曰予爲兒時從吾母過外氏與外大父同寢堂中予不能寐中夜輒起大父爲予言而父爲吾門下士吾門下士以百計而未有先而父者已又爲吾婿聳然昂霄自是而父囊中事吾見汝骨相而更以兒爲生三日超其母者也嘗使予以手畫腹作字輒能成數字則又大叫絶倒曰信也予母歸吾家纔十三齡耳是時支孺人疾亟召吾父至帳前觀焉曰快婿遂瞑吾母每爲予言之未嘗不黯然淚下也狄孺人撫予輩有恩

毋往輙召里中兒事予去年冬予送先生之葬過舊址而岸旁一老眊鬚髮皤皤揖予言曰張家郎亦面皺耶予聞之黯然欲絶矣

先母舅季養吾先生暨元配周孺人墓志

嗚呼痛哉此吾母弟季養吾先生暨元配周孺人墓也先生困不得志恨無能行營高敞地叔父五山翁勉規故廬爲墓曰厥幾父所遊乎先生既殁法宜從葬而先是譲其弟肴吾君故其地左却五弓爲堂右祔者故先生與孺人所安也嗚呼斯其生平大畧亦

少見矣先生性至孝自其幼哭母夫人卽躃踊如禮
怙女兄撫弱弟更相命也五山翁闊度踈節嗜酒壮
遊多所不屑意而狄母之来繼也少不觧兒女褰燥
委曲態故先生雖怙恃如昔而心甚苦既長娶周孺
人而孺人父進士公方捐館舍所遺諸孤纍纍多依
張壻以居孺人之歸也篋無實而狄母以爲從進士
家来可自具匕筯遂析㸑焉當是時先生學巳就主
里中盟試輒不售多以硯端爲生計久之始補博士
弟子然貧甚轉徙四方孺人弗能從於是勉俛數椽

于縣之東半里水木窈窱無囂襍之涸孺人曰此可居也闔戶避繞形影自憐每歲先生一再歸省視見所治町畦果蔬花竹含桃來禽之類鮮芬莽互皆出孺人十指間慰勞久之已命酒自得也曰吾豈梁伯鸞耶而若為婦乃不愧德耀矣久之從白魚陂生子萁而孺人死得年若干白魚陂五山翁故廬今隧地也先生既已無可柰何則又獨身走四方為經人師薄遊宋鄭間感危疾夢夢者再月而醒于是亟治裝歸徬徨故里欷歔蒿萊榛莽間數土樹木始克葬五

山翁而是時子某且長有室以色養先生先生故有
所娶婦全氏亦生一子同甚愛其迎先生養弗往也
則又僦屋而居之先生于是始有就閒之娛結社觴
詠頹然自放矣然而轉徙之勞故不免焉弗以挫意
所居里無少長咸敬事先生稱爲風流蘊藉云生平
無他好好酒及書曰酒不可一日而不飲豈可一飲
而不醉書不可一日而不讀豈可一讀而不盡故其
所授書諸子弟無弗深于名理有去爲當世之聞人
者而一時遊于酒人淋漓酣放之致至今稱說而思

慕之晩歳從其子遷婁東以疾卒得年七十有二先
生諱應斗别號養吾父龍伯母支氏繼狄氏周孺人
父諱懋文正德六年進士母某氏子某娶顧氏女嫁
某周出繼全氏生子同外甥張大復曰予毋渡婁望
迎仙橋而黯然泣也曰吾舅蓋死于此云舅所交多
長者作達不臧吾外大父而少喪母故于兄弟之遊
終身若孺子焉先生死吾母已望八然猶痛舅無年
淚盡而泣不休也周孺人故閨房之秀茹荼含辛以
死子少人莫聞知惟先生知之然孺人所爲屬意于

予不類者即甚細予能道之矣顧別有載不具于此焉

先母舅季省吾先生暨配錢孺人葬志

先生季姓諱應期別號省吾父五山翁母支氏支母生先生再娩而卒故先生之失恃也最幼而予母先生女兄也居長已能提挈先生掩面泣矣五山翁絶憐之而有介弟五溪恭于兄無子法宜嗣先生遂爲五溪子母俞氏五溪遂什一而時羸多金久之俞母有養女甚愛而先生賦性亢急法言無所避俞母佯

嗣之心莫善也先生又喇喇語人什一何足爲俞毋
譜之五溪五溪不深罪先生而信毋言不妄久之爲
先生娶得錢翁女是爲錢孺人孺人少習孝經女則
諸書而于市道無所覩不相習遂異爨隔垣而處焉
當是時先生方鋭意干時之學使酒負氣不肯出人
下一時儕輩亦折節下之而終無所遇先生奮不顧
益務爲詰詘傲詭之文必使一世人不好然後快而
心故自念之乎語不足爲矣旋出眎人人或恠之曰
是賣平天冠者先生聞知輒自得也而俞毋益以此

迂先生鏟其金自與先生不顧去乃授徒自給其子弟之慧者多依先生居無幾何又罵辱其主人主人弗能堪其子弟莫肯去也亡何病瘵楚不可忍錢孺人爲竹輿舁之而行數更易終無所忤如是者三年忽起而先生亦自幸不死力揉其崛强之氣朝夕定省五溪翁及俞母矣至捷以金卹不受曰吾于阿堵無緣何用不意物祟人人有憐先生貧使稍居間者先生叱絕之曰何物么麽敢嗟来李先生耶先生雖困不得志不能見齷齪人見之即甚貴執都無所讓

而里之恂恂温克者又相與語如李先生不可不與飲蓋其直心爽節信于人如此先生年近艾始絶意科舉之學而好談其事有以文呈先生者輒乙其所長而删抹之及程而止人以知先生故爲傲詭詰譎以驚人非其好也孺人事先生甚謹而先生嘗以氣凌孺人然心寔宜之曰吾性亢非吾婦扞于當世之網者數矣亾何先生卒孺人相繼亦卒有子三人皆嫁爲壻女二人從葬五山翁墓外甥張大復曰予嘗見先生哭五山翁幾絶其哭嗣父亦然前母之喪割

所授產瘞之如禮而毋故所養女有子貧先生賙之不啻其身悴也嗟乎人生斯世亦安用籯金自𨚗哉夫先生所謂負氣自好矯矯必明其志者歟語云雖偏不害先生之謂矣予毋嘗怒先生醉既老猶讓之先生歸語孺人姊愛我即孺人知必以醉故怒吾毋也先生好奕數與先君戲不勝則𧼮而大叫叫復不可止戊子之夜先君蓋五勝而先生甫得一焉先君弗能平也强五之局半而先君殁其後先生與人奕輒勝然多不肯下法然曰夫子死吾無以爲質矣凡

先生所爲與俗忤者皆奕也

外舅顧懋承先生暨張秦二孺人合葬誌

萬曆辛丑四月四日內弟顧天埏奉其尊懋承先生柩葬邑三保福重字圍祖塋之再昭位而以先生權厝二保坤字圍元配張孺人繼秦孺人柩合焉禮也天埏食貧心苦悲號風雨間行路悽惻君子謂先生之後毋已太貧然幸尚有子云又十三年其壻張大復始克爲之誌按先生顧姓諱允烈字懋承別號後田亦稱禹江先生元配張氏生一子夭折娶李女一

嫁大復繼秦氏早卒又繼趙氏生子天埏娶朱女二
嫁庠生鄭之慶沈其顴之先相傳自野王後至元萬
戶千十二公有畫像譜牒可攷稱始祖敎傳至桂軒
翁恂讀書行義累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
子少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生仲宜之封監察
御史宜之生潛齋學御史封中憲大夫濳生仲夢川
晚歲貢於鄉世稱淳靖先生配沈氏生二子先生其
仲也先生性溫謹無忤于物六歲就外傅與兄鶴林
公同卧起鼙笑舉止惟兄是視而是時淳靖承其世

詩書孝友之教博雅該達居然大儒赴義赒貧爲里中一時長者之冠先生與鶴林公心好之凡所見聞一切必使見諸行事時巳娶張孺人晝未嘗居內而獨與鶴林公爲兄弟遊吹塤篪而進之淳靖暨沈夫人怡然得也巳選爲學宮弟子則益與兄發憤下帷冀必得一當繩祖武爲快而是時主文字者亦嘖嘖稱顧氏多才𠳐頭絡繹嘗一姓先生必與焉甲寅之冦門戶騷擾從淳靖稍遷白門家故萬金貲又舁張孺人之裝車可百許乘六年而以孺人柩歸先生拔

淚而已不問故裝若何也人或訝之先生曰吾父母在且伯兄為政何問焉既屠孺人與兄卧起如故亡何淳靖有疾撫先生曰如子兄弟吾無憂死吾生平義不徑而舍門若從旁竇出非吾志我所未愜止此耳先生與兄泣受命尋卒居喪哀毀骨立拄杖僂從鶴林公涕淚垂膺及于股而先生故蹇步不任疾且躓且泣若孺子慕三年無間既免喪娶秦夫人甫結褵而沈夫人疾且病先生泣曰天奪吾父徙以母在不即死乃又奪吾母耶于是瀆淚草章跪詣玄宮祈

代不得則刲左股和藥飲之又不得又刲飲之如是者三而沈夫人病不起當是時兄弟相持哭聲沸地七日而漿不入里人謂天祐先生得不死否者必不幾矣既祥夜起徬徨泣語兄曰將卜兆如先志未愜何鶴林公召家幹語之故先生從旁盡哀幹窺兩先生意不可奪又利興事乃侈言淳靖故所擘畫狀甚宏麗取貲廩藁不可就必取之貸則又高其償而低昂出入之兩先生皆弗問也曰取集事愜先人之志而已矣于是大敞其門令堂廡從室必稱是既及期

不就則列炬而督之于是告所往來行濘蹐涗夫人
喪躃踊摧裂送者數千人皆大悅君子謂喪易而戚
顧氏有焉既葬則摠政鶴林公而朝夕色伺之惟謹
時秦孺人又卒娶于趙而天圻亦娶婦李有矩矱先
生乃使趙毋率李婦見鶴林公夫婦如舅姑禮一切
稟命焉而李亦謹事鶴林夫婦卽鶴林公夫婦若不
知天圻李婦爲從子婦也而後先生意乃大得下帷
如故久之而諸從兄弟故所絡繹寮頭者稍稍脫穎
以去而後先生乃喟然曰嗟乎先御史推擇子弟必

最吾父不售而吾又獨不得一當以畢先志豈其天
耶時已貧困年且艾髮又早禿夜焚膏讀書顧視其
影黯然也而志矻矻不衰久之鶴林公卒先生爲孺
慕不異父母而是時天折已早世鶴林公有子幼先
生率李婦經紀其事稍無悔云吁嚮父之乃至竟一
月不窺戶戚友偵之則手朱黃摘次古今文如祔爲
弟子時而戚屬喪祭或故人子弟貧不能婚葬者傾
其橐爲之弗敢忽亡何有疾猶强起理博士業忽謂
其子天埏曰詩書孝弟故吾家傳世物子必勉之强

爲善遂瞑時萬曆乙酉六月二十九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元配張孺人者故通參石川翁女朱碩人出礮人無子生孺人絕憐愛之故孺人之歸先生裝遣甲于他世俗而通參與淳靖俱長者又同志交兩家法無異孺人歸而沈夫人政嚴寡言笑顧獨憐孺人方淳靖之徙白門也大復婦生甫十七日朱碩人強遷之不可灑泣而去既抵白門晝以裝歸鶴林公一切無所問惟毋夫人是戀終夜背燈而泣與手婦咻咻聲相樵期年卒死而朱碩人亦遂感眩後雖老壽不

復起予婦既歸大復猶見孺人兩婢子能道孺人死時事蓋母子之更相命所聞見未兩矣久之天圻出孺人像睞大復若真妃仙姝非世間壽者相得年三十有二卒之時爲嘉靖丙辰二月二十七日秦孺人者故太學秦公女秦董先生誼以女妻先生時方免喪先生嘗居外頃之沈夫人又寢疾倉皇不知所爲而孺人死先生哀之嘗語其子天圻曰吾于秦家婦幾不復憶其面目矣孺人死今亦不詳年月張大復曰予少習魯詁首孝弟意欲得其人觀之如先生殆

所云其爲人孝弟者哉知父若兄盡吾性而已矣予嘗侍先生見與鶴林公語多不可了拱伺意色諾諾焉或鶴林公顧謂先生籌之輒憮然默自刻責懼已志不得當于兄也夭折亦然兩先生擁萬金貲張蹻人裝不下萬自白門歸故里十年耳困無所就人謂顧先生不言而揮金數萬良然然使先生習更事則非其孝弟之性矣世之僕僕馬牛競錐刀自潤而揶揄顧先生者先生視之鬼耳顧氏世德累行至淳靖尤篤恤孤賑弱賴以成立者不可勝紀如王京兆龔

方伯從弟偃師公皆能奮于功名以文行顯當世而淳精之後有先生故無聞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予不能盡紀先生事識其大者天折別有傳不附論天㢟奉趙母自力有子一人張大復曰予送外舅顧先生之葬望巢鶴林樹色葱蒨渟碧隱隱有光氣蓋玉韞而山輝先生可無憾其下矣

明故庠生龔德明先生墓志銘

吾鄉多世族其一龔氏龔之先敦尚文史世以清操隱顯于時國史邑乘往往而在今紹質先生故清惠

公之五世孫博士遜敏公玄孫也少有志尚喜讀書
稍長補博士弟子已能自奮于躬行之學爲父持門
戸雇特下父性卞直喜客日會諸宗老談說先世事
先生洗腆而進之小不當旨輙色讓先生屏息候伺
必色解乃已久之父病遘几喘喘言曰凡所欲爲于
吾家者三未能一旦死而予不瞑夫吾家安節先生
忠義在人間二百年未有揚者事一吾清惠孫也墓
道蕪不治此二矣吾母二十年白既自保辛苦萬狀
吾意欲請于朝力未逮其事三與爾三事爾必勉之

先生跽受教慟幾絕然已忍死識之矣久之有詔錄革除事先生手其額曰天乎哏不令阿父知而我幸丁其時耶亟傾橐爲之三年而祠與祀典畢具于是沾沾喜曰幸先其難者二事其有待乎又久之以大毋周孺人節孝狀請之御史御史旌之會憂去不果疏而孺人大義已入邑乘矣先生嗟吁久之意弗懨也故事凡題請即大公不無一時奉行之例而革除曠典旌門重事所費尤不支先生債下逢償之澈朘穿履娑娑諸曹吏間意甚得不恨比孺人之義既白

歸視其家壁立矣先生泫然曰父與我二事所不恨者宗老建祠事耳曾未得半而洗吾纍將以何爲墓道計且憑几之語爲何于是蔽衣縮口迄未就頗忽忽自語若以爲不能見先人地下者盖其篤行如此先生早歲稱孤諸孤妹悉倚辦先生無弗得當者有介弟爲郡椽會鼠雀耗倉儲連其弟先生徃白之而守故剛介併怒先生先生平其氣與守語法無害守亦旋悟薄遣之不罷椽時以先生爲能言然先生故凜凜篤行君子非獨言語之長也居恒小藝花竹雜

植蔬果皆聊試爲之非其好顧好讀書聞有異籍必往幸而得之皆手自抄録唯恐不及念家世以遠又多賢豪長者常恐不能盡一時掌故盛暑隆寒僕僕道左人謂龔先生索遺文即其人漫應弗計矣先生年老悼亡意不自懌乃薄遊會稽探禹穴巉然有五嶽意會有官上林者素重先生延之往先生亦欣然就道意故在桂林象郡閒矣久之疾作遂殞得年六十有三是爲萬曆癸卯六月十一日明年其子奉先生骸骨歸于崑山葬二保新塘里西萬字圩祖塋之

再稱先生諱時煥字德明別號紹質父白文楷母朱氏文楷父濂配即周節婦濂父坤坤父紱是爲遜敏公清惠伯子也先生始配鳳里周氏娶三年而卒繼潘氏有婦德凡粥産建祠諸零襍皆倚于潘潘夫人安之生子三人長培祚次尭祚次埏祚女二人沈尭言徐楣其壻也張子曰龔先生其貌恂恂與人語多欵曲意所必爲即賁育之勇勿奪之矣先生少結社多長者遊諸長者皆去爲大官而先生孝友于家三事彌敦至老勿懈斯何論出處哉上林之訃行道悲

傷張黃門以書抵上林君哀其志不遂而今中丞李公損路符行其喪曰非獨重我友故不可令斯人不返吾鄉也大復既病嘗問醫于先生先生屈指而數之如數家事批其冊朱黃爛然即先生之吳翰戲語無遺者語云公侯之後必復其初如先生故不必公侯復者耶予讀埏祚狀詳哉言之意其人不有立于先必有述于後輒不揣為先生誌且銘之曰

返骨于粵委蛻于吳有美銀杏其子孔多其子孔多先生藉之莪莪焉鬣千古藏之

亡友王伯符暨配張孺人合葬志銘

崑山盖有五王氏云其一曰度城王氏起家崑之澱湖堰從六合後歸度城居度城者自忠孝公鑑始顯鑑生漳漳生杲杲生繼孝是為龍南公伯符父也伯符諱元圭別號雲皋伯符其字性高爽不屑婞㛹脂韋之習能以快論折人切事理明是非龍南公奇之令受春秋時治春秋者不多有伯符為之輒與顧冼馬兄弟埒其初學太原王氏盡曉其說已讀安福鄒氏義而悅之惟肖偃蹇里試輒復十年始試為諸生

即又亨于諸生入高等四入蘇闈無能知伯符者然
多在甲乙間伯符氣亦不少挫四方推春秋高第弟
子亦必稱伯符伯符好論事與人不欵曲遇其抵掌
瞠目往復數十交不頓無沸震慴事已氣平無深怨
伯符者伯符與人易多聲伎博塞蹴踘弋獵之游人
或勸伯符稍自慹重伯符掉臂去之曰但取蓮花何
與乃公事而諸所游多缺陷卒無能浼伯符者君子
曰伯符勇于爲人有根據盖得之春秋云或曰忠孝
家學其人明豁類如此伯符終歲奉龍南公居宦他

里龍南故廡吏朝夕僅僅給也而伯符能高敞廬舍
佐龍南公慷慨弔古之歡綺席笙歌達晝夜無晨退
與諸同人較蓺談文朱黄爛熳危坐莊語雜以諧謔
爲里中一時絶盛之游其視聲華沉抑飄風過之矣
亡何病死得年四十有幾配張氏故通參石川先生
女孫太學恒慕女嫺肅庭闈訓御娌娣君子謂有鷄
鳴小星之功焉後伯符二十年老壽終伯符無子弟
元貞元芳等將卜葬龍南公度城故墓以伯符祔予
病喘喘且盡敢先期爲伯符志憶與伯符締交三十

年伯符死又二十餘年及臨其穴兆亦幸矣往與伯符作社同事者十有二人伯符既歿仲魯道叔相續奄忽孟文早逝元倩鄂州亦復長畢人間世泡幻何如也度城自吳淞江道蕭墅褐浦經石浦南東隘而入陂池清衍土物鮮茂若自爲奥區者嘗與伯符泛瀊潭丹楓謗漁網落葉蔽空而下相與悵然久之而伯符竟長夜永永兹土其于首丘之義夫又何憾歟

銘曰

歌斯哭斯歸骨肉于斯春秋忠孝斯文在兹

亡友闞允揚墓志銘

予友闞允揚既歿之六年其子用霖等將卜葬一保毀字圩祖塋之昭而以用楫所爲狀請志于予予受簡卒業不知涕之𠉀溼交于頤也曰嗟乎予何忍志吾允揚雖然允揚也而非予志或者其不可乎按狀允揚姓闞氏諱之雄別號學訥生嘉靖戊申十二月二日卒萬曆己酉五月十日得年六十二其先爲吳相國諱澤之後家宴東二十一傳至榮四徙家崑山榮四生文貴文貴生仲子雷雷生中立中立生魯文

是爲養訥公允揚父也母周氏生允揚允揚生而魁碩不好弄嶷然有成人志而是時養訥公居貧授經爲務允揚即從其父遊學海上歲時往還甚力淒風苦雨弗爲間一日雨如澍允揚爲其父跣而執盖足弗支同行者憐而屨之允揚受勿納曰今日跣吾素也而還若屨耶當是時盖奮然有拔起之思矣稍長又從其父遊吳門吳門子弟至今德之又久之抗顏里中爲弟子師其所談說經義即專門名家自謂弗逮云于是選入郡學爲諸生有聲而是時太公已老

壽佬游矣允揚乃始贏十金小立產以休太公而太公性方嚴甚容允揚亦甘毳進之輒弗嘗太公責諸瓦蘋藻徵雁賀儀之節楚楚如儀太公笑而將之不問其所從出也當是時諸從游者日進而四方名下之士爭願交允揚謂旦暮且摩天去而允揚亦侚謂庶幾一當足以酬吾徒跣之念也久之不售而後允揚喟然曰嗟李將軍不侯此豈戰罪哉於是益發憤爲該達之學而諸所作務常倍蓰于家衆故大公與周毋之喪未具衾絞宅兆零襍之用號稱備具者允

揚啟貧士可以知其心與力矣允揚有弟少羸太公
絕憐之終太公之世不使其弟有戚容即終其弟之
世而婚嫁喪葬無遺憾也允揚少更貧苦多自力親
纂莫聞知惟周毋與張孺人知之更相憐重周毋有
弟更貧允揚廩衣而喪葬之周毋不恨晚歲得數椽
于澤宮之東偏蒔花藝竹引流水環其後脩然若武
陵畏壘雨雪之朝風月之夕多蓄釀以備不時需親
友過而問之把臂入林往往卜夜亡何寢疾竟不起
傷哉娶張氏生子四人用霖娶夏用靈娶方用楫娶

王用礪娶歸皆恂恂能世其學女二人一嫁郭某一嫁庠生毛某孫男七人桂芳聘于周桂芬桂茂未聘餘尚幼允揚性窾曲喜飲輸攻墨守無不彌連意所不屑決然捨去嘗夜從被酒徬徨不能寢顧視星河滿天浩歎達旦雖復氷勝戞戞都無所顧盖其任達又如此張子曰予與允揚稱莫逆云允揚少不得志于有司而予髮甫燥交允揚里中人弟善也嘗寒夜私試風燭淋漓林間聸羽驚飛不可止意相憐者久之允揚雖名不出于郡志不行于時夫所謂坦裏自

遂無負讀書砥行者哉男子載七尺軀料理前後際無所恨知不知何與人事乎故予爲允揚志且銘之庶幾傳其常情不傳其溢言焉銘曰

西涇之原土厚艸芊時晦者德不偕者天君子居之億千百年

故庠生馬天閑墓志銘

萬曆巳未夏予友馬天閑病卒於家子時䐐絕喘喘在地未閉也顧獨夢天閑袒而大叫若喜得其所依亦竊竊聞欷歔聲久之知是天閑訃爲擾床拖㶉枕

席皆濕念與天閑周旋久與善挫鋭何所不極天閑意殆不可一世顧獨下予今不幸索莫以死予何所復自致予天閑而晉陵沈先生来告尚相與謀葬地得天閑之先隴在甫里者將窀穸焉乃抆淚爲之志按天閑之先出司馬氏宋友直獨以馬顯蓋其始祖云後世子孫散處長洲崑山間居崑山者諱瞪爲諸生遒然有遠志生天閑諱鳴良白晳秀眼一覽數行俱下父心奇之授舉子業領要而天閑氣高謂一時帖括之文無出我上者文章關氣運寧能以彈丸自

隘乃去而訪之四方尚友千古而諸所爲帖括者群起噪天閑天閑自謂得志也尋補博士弟子員則又夷諸博士弟子捉鼻而過之無所顧而天閑之業因是直走四方名聲大噪一時官吳中者爭物色天閑目爲奇士後生初學咸願出天閑門下天閑正色承之謂諸後生是而噪者氷也久之猶浮沉諸生間小奮而大刼天閑心最苦之而諸所憑依附會之者亦俊而散星雖天閑始不能堪頓纓狂視飈成痼疾或見白晝陰霾洶洶言大敵且至或風雨蕭颯群動無

首或甲光睒耀力士撟闥言語非常眉目有異或索
筆伸紙纚纚數十萬言不可究詰而時有詭特絶麗
之文非庸庸腑胏所及或過友人與之莊語天閑亦
娓娓不休歡如平日觸迕發憤則頭髪上指雖有賁
育弗能奪之矣如是者久之乃獨身走齊魯燕趙之
墟溺河不死犯蹕幾絶知天閑者憐而館之三年閉
一室中萬端自遣又復獨身歸故里舉止笑貌天閑
也握管談文天閑也起居食息無非天閑者而曩所
露飛揚跋扈之氣若少閒焉識者憂之曰天閑殆有

憂患乎憂則鬱鬱則忍性拂情不可以久亡何卒病死嗚呼痛哉天閒達不能下下無庸俗性就使享之丹穴秘之里巷之間不能發舒其志氣即旦莫摩天與肉食者娓娓兒語皆不得長壽以老何者其氣高也與人少合而多情能排衆議獨行其是則吾于天閒有試焉矣天閒有四子三女其長者漸有成立妻李能自守有文百餘篇續行于世先瑩泠瀲學士先生爭傳誦之其所訂諸家義世稱指南嗟哉天閒亦可以自見而無憾矣世之論天閒者不盡予特志之

且爲之銘

醒而狂其文孔揚秋潦既縮原泉湯湯瀑流喧豗其

孰與从長司馬世業視此銘藏

崑山玉柱院開山長老性公塔志銘

長老既坐脫之十有二年己未其法孫靜圓覺如合

掌胡跪向予言過去和尚之化也葢鼻柱垂垂尺有

咫云既大月奉龕而奠之跏趺握固端然如生撥厥

所由未易蠡測性是世間有爲之法種種具在先生

豈有意焉予受唯唯念惟禪淨二法皆古德所藉從

入之途既其得也于法又烏乎知之故夫古人志乘之作大都言其具在者而已矣長老故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人法諱性来號本源族姓曹氏年十九祝髪汝陽太平寺叅禮印宗稱上首弟子印公故耆宿戒律嚴淨長老左右之如儀遂與其師瓢笠单禪隨緣無碍叅密旨于少室習宴坐于牛山踏葦渡江杖錫航海訪大智之孤踪禮辨雄于禪寂嘉靖甲子乃至止于崑山景德寺寺久漫漶棟礎頽蝕適有某和尚爰思堂搆未集工力長老遂歡喜倡導鳩工庀材忍

言底續相輪寶筏巍煥一新東西禪舍安處徒侶長
老又退然倡始功成不居于飛野鶴遡岷峨而爰止
伴彼孤雲蔭清涼以顯光兜綿世界盡闡神通山月
半輪如指諸掌于是居士勸駕梁伯龍欣玉峰片石之
有人老衲本寺古松迎將慶祇林寶樹之咸若乃葺玄宮
朝陽一帶之橋路可利百年乃營白馬虹橋兩涯之
通流迄今如故無法不興有願必遂萬曆戊寅重建
本寺山門清江泉程仰止而委信迨乎辛巳鼎造東
閣玉柱邵陽公劉捐奉以投誠秉洞指顧斷則斷堅

則璽攝受三千大千刻日考成兩則兩銖則銖周遍一麻一粟三江砥柱吞吐萬丈虹光兩涘奔流拴縛維亭潮汐大衆賢賢利利長老抑抑如如現疾非疾明火食之無與本性坐脫非脫顯奧觀之總見如來桑下無能三宿舍利豈是微塵得歲七十有三夏臘五十有九長老長身玉立銳首昂肩其與人也嗔喜不形歷四十年如一日其持教也凉燠無間盡有作處皆真修緇白雲屯瞻眉目之有異大種震動信佛日之在茲某雖管窺實由快覩大樹齋緇綵寂寂如

見音容放生院江濤颼颼猶聞磬欬佛漸來去我輩
鍾情謹勒蕪言琢此貞石銘曰
我觀法界相如海一浮漚一念真淨信漚徧滿沙界
長老所建立無非真實義是故不思議梵音海潮音
雪山峨眉月少室及牛頭乃至崑景德無非真實際
橋梁道路閣梵宮與山門清淨多寶塔工作有為者
無非真寔施長老真寔葬是故不思議鼻柱寒玉光
握固無漏洩亦顯真寔相爲其徒宣說蠡測非敢觀
長老觀如是

崑山景德寺澄長老藏骨誌銘

萬曆己未春澄長老示疾容安館之西舍予往視之聽其聲朗朗達戶外聞予至甚喜時已春莫擁深爐坐小木榻予語其侍者此非時長老顧去之自言吾意在廬山爲毋病不欲舍去今竟無及予謂長老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君何擇焉長老曰予良久曰君言是也執手珍重而別又明日長老寂其徒遂沖爲殮手足如茶毘法歸骨于積善房青墩故墓予與長老游最久每見其尊師取友喜讀書歌詩自放念不忘

老安其志有絶人者長老毎自證云無所得㝡世而
去嗟夫長老豈其以無所得故而得耶按長老姓莊
氏其先青溪人有冐外姓蘇司訓江右者後徙崑山
復姓莊父疇母周八歲出家十五祝髮景德寺之積
善房師道良𬳶朴人也顧獨心奇長老令竟學二十
三叅五雲受遖師記𡼭崐跡應教中潔謹自持容止
殊異南昌王矦雅重之檄主僧會長老心弗善也居
無幾輒舍去事古松洞十虗白諸老宿時有覺悟亦
時從吾黨一二學佛人相昕夕賦五七字句語多驚

人旋衣大布衲曳芒屩走萬山中再參雪浪筆授爲多遂往來白門攝山閒時以其會修頭陀苦行捨身急難人莫闚知而長老蒄甚得自謂無憾久之歸崑山居約奉母毋以老壽終夜起徬徨手摩頂骨巳大削方躡屩擔簦爲廬山十年計而長老西矣憶予與孺和白民孟鳬弱生長蘅諸人作社時長老方齠秀巳能自拔于儕輩既參五雲從雪浪歸訪竹箜于萬松識懶輝于菜園降心古壇青眼印海丈衲予雖未獲從游能盡其致卽其所爲歡喜贊嘆皆古德耆老

學如不及之真脉非僅僅雲水瓢笠清淨自快者隨

其寂也瓶錫蕭然圖書數卷手録蓮公憨公雲公法

語及雪山一兩巢松諸尊宿之注記詩文卷軸皙然

神氣清寂合掌而逝嗟夫長老豈其以無所得故而

得者耶法諱廣清字澄伯春秋三十九夏臘三十一

銘曰

委形景徳歸骨清墩與在廬山其人則存廬山非山

人存非論不去不來是謂秪園我作銘詞于墩之原

雲松孤鶴已翔迦嶹

明故胡君禄暨配錢氏墓志銘

余好方外交晩得道士胡古于崐山玉泉院芥相入也既三年而古持其所為父母狀請銘于予且泣曰古不天十二學為道士毋氏見背弗及續也父既老壽勉迎侍玉泉而父病亟古為父祈于外又弗及屬之纊也古非人哉日者卜壤得地于翠微之陽去玉泉不二百予將啓毋氏藏骨合窆焉庶幾朝夕于是先生其有意存之乎余悲其志為誌而銘之按胡君諱爵字君禄崐山漁洲里人父曰道安母顧氏君生

九歲而道安歿顧氏藉所遺畝不盈十觴以瘞道安
捷捷如禮而獨身侍瞽母居有清操好讀老子道德
諸書里錢翁見而憐之遂妻以女是為配錢氏贅也
而錢翁私自念吾即得壻不幾餓顧母乎若者非所
以訓我女為壻計則腆其裝送女歸漁洲里事病姑
錢氏事病姑惟謹如君志己卯顧母卒君與錢氏謀
瘞母如葬其父道安公也而家赤貧無所得壻則錢
氏相其所居里故有蕩數頃許請于官遍植菡萏其
中外樹蒲葦紅碧爛然香聞數十里遊人爭就君飲

因是遂小康其家相國王文肅公聞而造之與其子
太史持酒脯飲君君匿不肯見相國強就之甚歡已
又見君所誦金簡玉函更大喜備賓主禮而去君無
幾錢氏病死君就伯子養已又就養蔣氏女蔣氏女
卒乃歸玉泉玉泉徐翁者古所從授業師也與君相
得甚歡卽玉泉亦無弗人人歡君君和衆任務亦如
常居玉泉院人也先是有相者相君當無子古在玉
泉不及續相者之徵夫君生嘉靖乙卯七月十一日
歿天啟壬戌六月十六日得歲六十有八錢氏生嘉

端癸丑十一月初八日卒萬曆丙午十一月三十日
滑歲五十有三塟以天啓𠀤年九月十四日子二人
長懋娶徐氏次古女一人嫁蔣元洋孫男一人裔銘
曰
高峰揷天白雲在户陟彼岡兮維屺維岵所謂伊人
丕不有其子而以子滑庚者耶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二

吳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張炳樊　較

誌狀

明故蕭山令許先生行狀

先生諱承周字公旦別號見魯其先世居邑東南綠葭溪上相傳舍旁有棗樹柯葉扶疏隱現數十里外舟人指以相語必曰大棗許家盖謂其人多長者類有德于其鄉云或曰許之先嘗譜其世系于石藏之寺寺燬而許氏譜不復可攷今斷自先生五世祖升

升子杲杲子鵬贅周始遷城居生子道東是爲小魯翁娶于張而生先生小魯翁念其父之贅也有德于周遂以名先生君子曰仁哉許翁其有待于先生矣先生性警敏才識絶人所呫嗶多倍人之悟而手能追其所見斤如風焉同舍生率傳習之以爲式然無肖者十六試有司輒第一最爲霞山陳公所器重其後就有司試亦無弗第一先生者而小魯翁課特嚴食忘味寢忘寐也以故先生即年少乎輒能前席先輩名聞四方亡何小魯翁寢疾先生致力而左右之

既已無可柰何則謹含歛嚴為具誓他日富貴必令
無憾于心而一時見者聞者更相戒勉謂擬喪必如
許先生真可以無憾也隆慶丁夘先生以易舉于鄉
當是時文體創變海內知名之士爭務透虛排空以
相高然莫能至先生憑臆而出之如兎起鶻落目不
及瞬朝脫于稿夕傳四方無不人人矜秘自謂管中
識豹矣盖至于今而品文者指必先屈吾鄉自先生
始也明年戊辰遂登進士高第選授蕭山令蕭襟江
負海水勢衝齧之鄉鳳儀諸路沮洳可念先生甫下

車問所苦相地而籌之初築西塘以殺水勢遂達于海延袤可數百丈避激而就其利斥鹵丘壠囿受濡嚙而先生故未嘗名庫一錢輸民一粟也越數月而兩工並就至今賴焉西興驛去城十餘里水陸襟喉往來驛騷供億不能繼先生曰嘻此役役不得休者獨非吾民歟而柰何以朝廷之膏腴長此冗濫乎則何不至也爲按籍而揔其出入之數均其勞逸之情于是儲傳餼而遞夫求受其利府藏鼠雀乾沒爲耗更代之吏相沿習以爲故常長吏心知其然而不能

聞先生廉得之立其最黠者某某于庭庭中吏如狐兎竄伏屏息莫敢仰視既判訖隨配遣一縣肅然侯某者黠胥也既老欺于子佐白之先生先生笞佐僅免死而召黠者數之曰夫非若子歟而柰何忍欺近死之父得徼若舞文報哉黠者叩頭請死蕭民聞而快之以爲神富者傭採桑誤墮地死其子因之以爲利先生曰何不免父採而令老人墮地更借死傭市耶子感泣爲罷訟江東西粥渡錢不如額中流而盪之必饜其欲乃已先生召渡者與約每日渡幾何每

人錢幾何若之事不乃大辦哉若復盬吾民吾則擠汝死矣有孫某者不受約竟寘于法不少貸蕭人俊嫁其女而俗屑瑟又惡其嫁之以儉也生女則死之先生爲榜諸市凡死其女者罪無赦同里不以告者連坐朞年而蕭之人育女萬萬竟亦無連坐者偶行縣見長山里多白骨爲立義塚掩其骼而并瘞其不能歛者無筭蓋先生仁心爲質令在必行類如此然亦莫能詳也御史按部将掌鹺檄先生往故事掌鹺必屬理官不易令先生謝非例御史曰度非蕭令不

可耳先生强視事有巨賈羅拜馬首意若有請者命
吏搜其橐得鏹千亟叱去其巨賈而刺探者按以律
御史聞之喜曰吾故知非蕭令不可掣齕也庚午歳
比檄先生首校士所得士皆名下人諸名下人罔不
竊喜自負出先生門下始可不愧科名云亡何有僉
憲陳某者黠而𧶠且老久欲以官爲注而故借籥捧
行其私枉道過蕭既已空蕭之驛卒又笞其鄉吏至
死先生曰夫以江右使道經于蕭非便也又重辱吾
吏于法云何乃詣臺白狀陳知事已敗詭遲先生稽

賀使有飛語聞京師當是時臺使與方伯郡守揭先生寃情詞真至大要謂蕭令廉無害即前後薦剡于浙最僉憲不得以私憾擠賢令會當事者兩持之先生曰吾讀書行義求無愧此心庶幾不辱老母得失之數去就之經吾籌之數矣遂致其官而去敝篋羸馬清風泠然意甚得也蕭人士截江而渡攀號聲如濤滮先生頷之而已既歸里第昕夕惟處侍張太夫人每聞持梵聲必拱俟盡卷然後進所欲言而又時時詮次西方聖人之義達以便語為太夫人剖析言

之覺欣然有會則喜動于色退語配郭夫人似此奉吾母天年猶愈于曩者僕僕蹲沓閒不乃重憂老母哉太夫人故有遺腹子公舜而先生亦舉子三人年與公舜相雁行也先生延師取友訓之輔之視其子均愛而加友焉納徵展采帷太夫人意旨所向無不至矣而獨不廢嚴曰吾恐其愛于毋而渝也未幾公舜病且死猶視先生訣曰聞若婦娠而幸生子則吾子也生女耶吾且以季子爲若後遂瞑而是時太夫人春秋高歲壬午寢疾殆不可起先生迎醫四方危

所稱國手有大名稱者必延致之玄黃之幣相錯于塗禳祈之巫不絶于戶日夜坐卧太夫人牀下手調藥餌以進或太夫人問更有祈否則買卜之使旁午四出割產不給則郭夫人爲之脫釧易穀傾囷倒廩盖三年如一日焉而太夫人霍然有起色七箸無恙先生沾沾喜曰吾亦自謂此一念定可易藥吾母盖

先生性至孝反身而誠其所爲持身持家持官之事皆出于自然而行乎其心之所不容已嘗小魯翁之病革也問市有石首魚不及進先生傷之終身不食

石首魚然非先生之不欲食魚也見魚而心怦怦焉終其身弗易之矣舅氏以田售而食其租先生撫問此舅甦罷歲焉先生則歲之矣竟先生之世舅不逢年人或笑之先生曰柰何不以數畝奉老母歡公舜之子病疹而殆先生不解帶候伺內寢一視其弟公舜病時至疹脫猶不自休諸所為延師取友納徵展采亦無不如公舜時也盖至于今而共宅焉外父恩溪公故長者晚年產落困于徭先生德之為左右其徭役其歿也歛以鄉飲賓禮稱無憾焉先生嚴自治

而怨與人予周其急交厚其往乎居讀書外一無所問第視歲時所入稍加劑量焉以爲適吾用而可矣周氏有敝廬以不售先生憐其老而貧倍値償之劵刓矣其子求益不已先生無弗應也其後乃歲以爲常人曰公與之易適生其心盍劵乎先生曰固也吾實耻夫人之處人生心者竟弗責劵世族子以口洗其橐每上書請貸其詞多不比于人先生隨所乞與之而覆其書曰毋令兒輩覺也歲饑隣工求自賣先生破劵與之曰若久客吾家即若等不自爲計吾寧

能晏然顧稍使若耶其人意先生必責其償久之弗言而始知先生之爲德于隣也里青衿子有比頑而被囮者律應抵且誣伏矣求觧于先生事白其人来謝先生曰吾非爲若德吾不忍囮人者得志于閭里而已麾其謝而終身絶之先生有田數頃在吴淞江畔所入不能盡衍其意人謂先生望重當事者咸願納交于公公何不間即公間當不至如齷齪人先生笑曰吾束髮受書不能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吾未三十自劾免而今老矣謝太傅有言吾嘗自教兒即人

樂與吾閒無悔于心而獨不爲兒子輩計其何𩔖乎會嵯使按淮揚商人求爲奸利欲請先生書抵郡守而守與御史皆同籍計無弗獲之矣襁千金跪請于庭先生頭面盡赤漫爲好語謝之而私其所親曰吾故欲自教兒也盖先生知其子之足有立云嘗集諸子冬月私試設短屏自障令得肆志焉即淋漓風燭街鼓沉沉先生端坐弗倦或引滿而吟試畢更酌諸子而又引滿自詫曰有如此下酒物吾無憂身世矣弇州公有言自得無悶與天爲徒不狥俗不立異不

工治生亦不拙治生養親教子必致其分詩書理性撰述娯情如大隠許公有道足下故達人君子之髙致而老子荘周之所不敢議者也其信然乎先生有集若干卷蔵于家題曰西園公稿西園者先生晩築依緑園于西郊爲娯老之計而將與諸君子日渉成趣者也其詩文具在識者謂不減両司馬杜陵子瞻而世又以法書推先生殆是前有子瞻今有先生矣先生脫屣富貴翺翔文苑幾三十年千旌之過臨必儔其敬賔客之燕饗不忒其儀顧獨不能見俗下士

見輒默然備賓主而已故人周公馳王秦孺陸先美輩既老淪落先生調其性而慰藉之即童稚周旋久不復知爲客也而先生亦時就與飲蔬食濁醪相對無厭先生生嘉靖庚子正月初九日歿萬曆癸巳九月十二日得年五十四配郭夫人生子三人長旋吉府學生娶閔次獻吉太學生娶李次覲吉丙辰進士娶孫女一適太學生張經世孫男三人長士驌縣學生娶王次士騶縣學生娶顧次士翶聘徐孫女四適顧緝何卓然葛錫琬幼字徐希曾曾孫男二世璟聘

頫世喬未聘曾孫女四一字沈徧祥餘未字獻吉觀吉等卜以萬曆戊午年十一月二十日葬先生邑三保名字圩祖塋之昭從先生治命也進士君手列行實將乞銘于雲杜先生而命其爲之狀憶其揔丱時拜先生里第退而傳錄其文惟恐不及已從諸君子作社讀先生所爲西園公草歎古人文章之業乃在于茲而又私竊覽觀先生居鄉操行與蕭人士往來道路之口嘔吟思慕甚久彌敦然後知先生非獨以文字自見者也豈古陳太丘荀朗陵之徒內美特絕

不欲盡爲世用而世亦莫窮其際者耶不然先生去蕭五十餘年其民小者壯壯者已老萬口萬心必奉嘗先生爲快入祠之日載俎而流涕即古桐鄉何以加焉

亡友王孺和暨配秦孺人合殯志銘

昔吾友王孺和之殯也其宗老騏官吏部歸儼然造予曰恨不識吾家千里駒我則眊矣今滞淺土未克葬君盍爲志請先之令予得覽其行事焉予唯唯既執筆輒哽咽不能下如是者三年而吏部歿已未之

歳予病垂絶萬念皆灰獨孺和墓門片石耿耿在胸
臆間念此身如飄葉儼茲時艱不月不日其尚可與
乎乃擬公大畧抆淚爲王孺和暨配秦孺人合殯志
志曰公姓王氏宋司諫縉之後諱安鼎字孺和𥘉名
道熙曾祖恢贅于時生二子皆冒時姓諱暘公之祖
也父曰三顧號槐堂太學生𥘉娶金氏生四子繼娶
氏生公公無貲斂視色清澈槐堂翁絕憐之然時已
稱老不視事四子各行其意折券破產供裘馬弋獵
樗蒲之好產且盡而翁捐館舍公方髫象年四子將

不利于公梁母弗聽公泣曰覆巢之卵茍完幸甚尚可以為家耶母亦無如四子何垂橐壁立公奉母僦居居之甚適獨下帷發憤能吐五色媚人年二十試御史置第一其明年應鄉試不第慨然而歸夜發書為該達之學狎主齋盟聲名動江表從兄宮録公定愳大奇之嘆其眉目有異呼為璧人仲父都轉運接知之特深語人曰往在鄴下與許仲儀薛仲常游肝肺冷徹譬如飲氷不意疲暮復逢此兒乃掃春雲堂舍公令其子出入必與偕曰何必塵拂是吾家物如

斯氣類足令千人自廢矣當是時公居草堂奉毋聲華健筆頗足相副四方碑版金石之文合沓而至或起凡例輒笑止之曰吾不能捉阿堵佞人毋策蹇應試徘徊秣陵道中覧觀三山石頭之勝苦吟疾書情致灑落時爲好事者取去意不甚惜既垂翅歸仰屋竊歎而已時形楮墨間亦無深隐大慽牢騷不平之氣性好絳園若蒔力儉貧不能多致名品惟廷圭萬礽近世君房于魯之作篋所時有飽研疾揮遒然自得晉欲作一小軒以茶墨名之竟莫能就晚去草堂

小築河渚間板屋木榻稍稱其志當是時公又奉母河渚母性特嚴恨四子之洗其槖也意欲取償于公公名祄噪能委曲順適母意所辦歲時伏臘親賓餽問寒暑服飾之儀所御臧獲男女灑掃應對之節楚楚如大家母時嚄唶不加詬厲晚阨世路厚自跂餝而母望彌殷不稱其志公始瞿然內訟重足而立矣嘗夜起徬徨屏息候母母數跪風雨中鍵其戶而寢公莫敢起乃達于旦客聞而嘲之曰何爲乎泥塗公笑曰兒非泥塗母怒何從至客亦大笑顧視兩踵血

濡縷而母又怒公故自苦以嘗我也當是時公髮漸改玄矣時又有族人與族閧者訶連公公意大愴無所訴語亡何而西河之慟鼓盆之戚絡繹彌連竟殞其身嗚呼痛哉公得歲四十有七配秦孺人先公二年卒得歲如公而加一焉秦孺人者故通守鶴慶秦公士元女與母有干連之戚時時往還梁媪家母見孺人韶秀而喜遂委禽焉而通守亦欲嫁女與公甫丞禱孺人出見母依依如稚小時而母御孺人特莊折旋進反無敢仰視戚里難之孺人曰夫人以嚴成

夫子夫子既有成立矣于身何獨不然凡毋所以爲此者教子也既久之而毋嚴愈甚意所不愜多追述曩昔讓公循環反覆彌間晝夜詞必連孺人毋怒孺人多意其所必不然而夾擊之詞亦連公當是時公與孺人必匿兒女閣中身候伺毋意稍解兩人始敢退舍劑所欲進毋如平時其家老云孺人事毋三十年雖甚相若無啼漬每孺和罷試毋有煩言孺人又未嘗不誡兒女勿令夫子聞即毋終自言之猶愈乎汝輩之誦言之也孺和痛梘堂翁未克葬將營地其

里迄襄事而四子子姓未有至者已期而襄又無弟至者孺人獨身肩之咎遂其所欲竣事無間言家老曰凡孺人之通曉大義能勤事類如此公生嘉靖己未某月日卒萬曆乙巳十一月十一日孺人生嘉靖丁巳某月日卒萬曆癸卯某月日子二人長徵嘉秀穎有文先公卒公所謂家庭鍾子期者也幼逢嘉娶張氏練川某女女三人長嫁梁師禹早卒次嫁顧占椿次夭次未嫁孫女一人初公之築河渚也去時氏墓不十弓曰是先世起家所由也公歿不能守遂以

某年月日殯時氏墓傍南昌王侯題石曰明故孝子順婦墓聞請御史上其事以俟作乘者采焉然而非公意也當樊侯時嘗手書純孝頌公公頓首泣謝曰明府以某爲孝則某有罪焉矣侯默然悲傷公亦善纇而藏之人無見者或謂公詩類王右丞書類率更令潔謹類米南宫孝類曾參孺人類東漢姜詩婦當不虛耳予與公稱莫逆交最久豈能爲溢詞相諛猶憶公之方病也與予書曰高堂日就衰白不能致一日之歡而每有拂意之感婦痾六月呻吟之聲與曉

漏相徹兩兒頑蠢不知書近且遁視母病無聽剝啄
應門瓶無信宿之儲固不宜飯而一僕老億聞令炊
飯亦復成糜生平多困厄最聞不知已者寒暄兒語
而近者人亦視爲死灰不復慰藉朝來叩門聲特甚
則有持都下貴人書者倩作回柬如索逋君視此數
端者于僕何如哉嗟乎孺和人非木石誰復堪此又
兇以磊落光明飛揚跋扈之才當此亂世之末流者
乎孺和細瘦長爪與人多欵曲每遇佳山水或絲肉
留連卽飲不能盡一蕉葉達晝夜不辭去或聞母召

顧使者而有蹙然之色此其爲孺子墓何以異也而
耳食者謂孺和實怒其母猶不免置于唇舌悲哉悲
哉嗟乎孺和騃稚未亡須臾可鑒藐予無輩不能如
周昉貌人兼得情性猶憶陳先生之言之也曰孺和
年十四從予游衣白布弊衣迄于終歲往來泥濘間
衣無滓者吾所聚徒十二人孺和年最少而信寄視
所以多曲爲庇護無溢毀之詞嗟乎孺和夫豈其天
性歟然終歲憤懣傲骨怒生戊子以後鄉人惡之者
數矣銘曰

雲中白鶴文繡虎右丞詩書寧更伍竹笋青青䌫祖武德耀匹之適相聚骨肉復歸非玆土平津劍合爲君舞我来銘公山之嶋凱風寒泉公記取窀穸蛟龍誰敢侮青鳳啣雛蝶栩栩公佩屐刀颯風雨心月孤懸夜吞吐虹光燭天照茅宇

王徵嘉葬志銘

亡友王孺和長子曰王徵嘉字開子年十七夭母秦氏父孺和哭之曰痛乎哉家庭之間又奪吾一子期閘者哀之竟莫能省張太復曰予嘗閱徵嘉舉子業

輙賞其風義遁上不鮮初學佔佔態孺和蹙額笑曰欲以此兒自觧無聊顧獨好與廼翁語廼翁語不祥即世所目爲癡語狂語不經語兒心安焉欣然頷之矣又能自吐其臆以歡而翁而翁顺輙觧終非時物耳予笑曰吾與若計無復之矣嘗不令两家兒復享其逸當是時予心異之然亦莫能名徵嘉之奇也歲乙巳孺和卒以其仲逢嘉付予予與逢嘉夜語得徵嘉所爲支離散人傳讀而益異之傳曰支離散人者初提抱時肥大無恙稍長得瘵疾喉間時時作聲㬰

見衣表贏如枯木前後胸背凹凸年十六甫三尺許又不幸毋亾豈非所謂支離也哉差嘗自言曰吾命何窮所遭多拂意人之貧不妨自適吾獨于貧中備嘗愁苦痛恨又奪吾毋每清燈昏夜風雨蕭瑟孤鴻天際哀鳴黠鼠床頭聱聱自顧三尺影啼啼交集不復知其身之何依矣雖然支離以廢疾故受無用之適乃散人若是倘天亦以支離逸我乎因自號曰支離散人逢嘉又奏其旅中補及秋夜記二篇補云壬寅八月予從家君西江還時出信州秋色佳甚江水

清冽兩岸皆山風動則野竹作波雲生則山穴吐氣幽閒冷淡祠宇頹剥雖無奇離秀異之觀故亦幽人韻士之致也已過七里灘秋色益老白露已降物華畢收日浴澄江丹霞接水閒聽溪舂汩汩有聲於是乃泊舟而上爲之漫步小草沒足澥樹暮烟遠山一帶參差眉横微風拂拂欺面徘徊久之夜寒登舟甫夕飡而回視漫步之處了不得其迹矣村火昏昏不知人廬鬼穴蕭蕭颯颯不知草聲虫聲旅况百態歸心愈急顧謂家君曰吾日居此舟中長如小年何時

得渡吳舠望見馬鞍山頭白雲起今夕復與家君話
其事聊爲補之又記云九月十九日夜坐無聊形懶
神倦乃隱几而睡睡可半更許若觸物而覺尚在窗
棂之間以掌抵目忽見有敗絮墮地者急起從之良
久知是破壁穿光遂啟戶而立歷堦而下空庭月色
一片如水秋虫吟落乍鳴乍止木葉希脫有響無聲
且喜且嘆顧影而言曰光景隨地是月色夜夜新人
有好懷何景不樂但恨愁病惱人暗催歲月之老而
不知耳人生快活難得如此數刻亦足矣遂推月閑

門鮮衣而聽嗟乎語有之干青霄而直上非斯人之謂歟當其空庭閒吟父子徘徊感時清嘯佳言如屑那能不愁極已復喜極耶孺和子期之感當不虛耳亦何憾造物者之相妒乎孺和雅讓不欲盡發徵嘉之奇即予亦莫能詳聞其語然猶記壬寅歲孺和歸自信州出一詩相眎其詞云江上寒濤發澥澥吹白湮人家近水碓落葉送孤舟作客相如倦傷秋宋玉愁風塵歲月老天地寄蜉蝣予曰故非老手然是出廐之駒不應令見鞭影孺和笑曰徵嘉作也孺和

故細瘦長指爪而微嘉體方短而微黑然氣韻深穩不宜夭少而病瘵亦莫有知其故者或曰幼從塾師其學嚴無節但取誦不輟者以目爲最微嘉或小疲輒鞭之或至喑不能岀聲鞭猶不止嗟乎彼師何能死嘉然是亦嘉之往因矣微嘉既哭毋過毀又素病瘵發竟以萬曆甲辰二月初二日夭其遺箋剩墨多存逢嘉所往往有絕人者字法遒緊倣寧更令見者以爲其父手澤云微嘉既㙔而父友張大復載其事志其墓且爲之銘銘曰

家有遺文不謂之夭從父母死不謂之早虹光燭天其下至寶有美闕子既壽既考

明故庠生及泉王公暨配陳夫人墓碣

及泉王先生與其配陳夫人歿既塟十有二年長子良棟以其所自爲狀請予書墓前之碣泣且言曰棟不肖不克負荷先人之緒忍痛簡禮惟是治命諄複塟必從先大父九原可幸不罪而萬里片石缺焉罔治每一念至中夜悒悒怦怦自訟幾非人也吾子其圖之予受書讀卒業盖愴然心悲焉嘉靖辛酉予尚

童稚與小學數十人拜先生于舅氏季養翁之丙舍
先生目矚予良久許可成進既十五年一再遇覺序
閒先生撫時慷慨顧予猶有咨賞之色予心領之忽
忽六十年矣乃今始獲睹其先世大畧其何敢以不
文自解按狀王氏之先世爲來婁塗松里人更數傳
徙家崑之淵涇又三傳至先生之父北湖公諱清配
顧夫人弗子而里中病婦生子不給乳顧夫人請于
北湖公子之卽先生也故先生生陸姓父曰恩慶公諱
可取病婦蓋徐人云兩家翁莫言其事世罕知之獨

愳虞翁故有從弟某翁知狀亦莫言也先生旣乳于
顧夫人夫人弗憂巳就外傅傅弗煩輙有拔起之志
辛酉試有司而雋試院復却益感奮治經生言傾其
儕輩亡何北湖公病卒先生躃踊號絶相其母顧夫
人敦匠事衣紋貝含如禮一日有奚奴牧羊而亡其
羊先生率奴人求之至于陸翁家不知其爲仲翁也
翁識先生與之羊語之故且曰吾兄愳虞公誠勿滅
先生逡廻良久意彌戀乃望廬而返伏勸顧夫人益
謹而顧翁者又竊言其狀如陸翁先生頓足慄然曰

令吾爲兒時在徐媼者安所得吾媼乳而活恩勞至
今夫如是吾故知所以自處矣竟不復言晰夕惟力
是視以事顧夫人甲子薦爲諸生夫人喜動眉宇已
又嗚咽不勝卒先生見于廟慟欲絕痛北湖公之棄
避也久之顧夫人疾作竟殞殆殮如北湖公而力稍
進先生自視益愴又久之而先生之師若友以先生
見于思虞公公大喜然已老壽先生念誰與給爬搔
者乃迎至其家并日進甘毳而始嗚嗚泣曰爲人子
生不識媼徐夫人豈非天哉思虞翁得歲九十而歿

緊先生之善養也先生性至孝與人交不務高亢嶄截微言沖氣令人順解故獨不識枰石市價一倚辦于陳夫人陳夫人者故陳翁某女妣邵氏生夫人而愛擇可爲快壻者遂以字先生年甫十四耳而是時先生家方落夫人瘁瘏拮据佐姑顧夫人力起家政顧夫人沾沾喜曰賢也能集事家亦稍振先生嘗洗腆召客客不逮至夫人撤午飧佐之及晡不再舉乃竊覸先生所與遊談笑歡然意甚得也夫人幼不習書史故獨曉大義北湖公捐館時有勸先生更業者

夫人聞之謂曰丈夫具須眉吞吐天地間舍學將安
之顧夫人之衣用不足議割所立產夫人止之曰居
產當傳子孫何有方成之方毀之如賈豎貿遷轉徙
不得自主乎議遂寢又稱貸而益之未期年而夫人
出之五指間取償者不至其户蓋其性抉風霜有氣
力類如此先生諱明汲字潤甫别號及泉以自勵也
年八十忽語其子棟曰吾用王氏起家恩真父子他
年葬我必從大父于昊圩之昭不得用地家言爲避
就吾志也歲時之祀汝世守之亡何感疾竟卒是爲

萬曆四十一年丁巳八月二十三日距其生為嘉靖
十七年戊戌九月二十三日陳夫人衰絰如儀率諸
子婦晨夕朝于先生哭盡哀初冬寒甚不及纊諸子
出所御染綈以進夫人訶曰何有纖綵憂服之中着
此而安吾自視歲行且盡朓未禫者則裒麻見夫子
可耳越明年已未正月十九日一疾竟殞其生為嘉
靖十七年戊戌十二月初七日得歲八十有二是歲
十月二十四日遂克塟如先生旨子五人長良棣娶
張次嗣許氏次良佐娶馮夫次良翰娶夏次良俊娶

朱繼泰女一嫁沈孔觀孫男子七人女五人詳狀中不更載銘曰

昊圩之原木茂水香長虹亘天貞珉夜光誰其奠之維彼青緗魂反于漠蛻委于王寸心不二我蒸我嘗過者必式視此銘藏

明故張逸南暨繼配周孺人墓誌銘

張逸南先生既塟其子士登甫手先生行實請予為誌墓銘且曰孫貧不能羸營高敞地謹奉府君從先大夫于城圩之原與母葉孺人合而原隘吾母周孺

人不得從也謹娶毋除圩新阡以婦秦氏祔孤心充充如有窮焉先生何以教之子曰傳有之合塟非古也君何惴乎即君欲銘而翁必其人言足徵者乃謀之野將毋獲耶士登復請曰徵先生其誰適知父家事予遂弗能辭也按狀張氏世居崑山焉數山陽即其地爲塋今有封穹然稱張氏世墓者宋咸淳中諱氷者藏也是爲先生始祖七傳曰紳贈奉政大夫紳生汝舟繇恩南太守世稱二南翁汝舟生擢秀廣平令擢秀生應倫太學生號桂山娶于顧而生先生白

皙秀眉目光爛爛射人居塗丹讀書數行俱下識者嘖嘖奇之體風氣似可不獄思南弱冠補博士弟子通曉古今成敗可指諸掌先是桂山翁性至峭不肯低眉下人而家故雄于贊鄉先生故有釁之者會縣奴某訟翁殺人邑子先有入于鄉之釁者先生曰事急矣乃囚首徒跣謹身翼蔽翁邑子且詰且罵將付吏獄先生慷慨語曰即吾父誣伏死非法吾肯蹈東海然後死耶即五步間父子俱僇矣言訖血流蔽面嗚咽不能仰視邑子手撚髭頷之觀者萬人皆為泣下

叟相與言如此情詞致可傳述真不愧鉄項太守家兒云當是時翁誣竟白先生乃自閉閣中務為沉博絶麗之文尤善條當世之務經史通理一時豪儁皆願結金蘭社推盟主冈其説若徃徃去為大官而先生獨婆娑萬卷自衛久之乃遂息交絶遊屏居環堵間亦時與贈公陳雲麓先生飛筆談笑常竟一日既去寂然他貴人造之莫能見也室中布一席瀟灑清可鑒積二十年識語俗懺聲無登其座者先生初娶葉文莊公女孫生子衡旲而葉孺人卒乃繼娶周氏是

為清御史震孫女先生曰嗟乎嗟乎予每讀閔損傳而傷之其何忍此項而執執者為後母詬訾也惟葉與周均壻於王而兩家家法正等黄口其有藉乎周孺人既来歸爬搔撫字視己子加恩焉先生迺安先生常痛母夫人不露昂养歲伏臘必捧觴而泣至不成聲孺人亦泣虔奉蘋藻更五十餘年必時必信而性又好施予有以不給請者未嘗以無為解雖脫釧易穀勿念也嘗語人吾生平不喜佞佛而好身其事但就吾所能者行之覺西方去人政復不遠先生帝

世科字孝徵晚號逸南生嘉靖癸卯十二月初四卒
天啟壬戌正月初二得歲八十周孺人生嘉靖己酉
三月初二卒天啓丙寅十二月廿七得歲七十有八
子四人衡昊葉孺人出廷對郎士登甫縣學生廷簡
周孺人出女四人孫男若干人爵錫邑庠生敬錫張
子曰予嘗傳古今人物至思南翁顧自見其屈揚而
目瞪也早歲與逸南先生諧信公侯之後見復其初
云何面赤口諍喇喇不肯茹一遠心字乎至于扼腕
談熱言天下忠孝可喜事又何津津不去其口也先

生既避世予亦曤日以老不復相見有朱生者埒於張曾侯先生一室中十年不還坐撫手避飛盂之交如避醉人嗟乎非篤信好學其至是耶閔士登狀而攢眉宛然也為志其墓而銘之銘曰

璧之良其唯崑岡流之長其唯淞洋龍氣蜿蜿永相望誰其尸之鴻與先千載萬載視銘藏

明故處士伯遠倪君暨配伊氏孺人合葬墓誌銘

天啟六年丙寅臘月十二日予友倪伯遠暨配伊孺

人葬馬鞍山陽之西麓去故宋武穆王祠不十步盖相里張氏定刹之義也乃予則何所自致于伯遠哉唯是伯遠甫弱冠遊予兄弟間謬予能文數數請予為之傳未果曰若伯遠之子蔡芳殘膏夜燭酒法然流涕曰吾父故蔡姓而嗣于南濱倪翁遂冒姓倪氏吾能頃刻寬諸懷哉所以名吾子蔡芳而屬予為之狀行矣自吾哭蔡芳而髩霜齒損足却而首前吾亡無日耳共將何以處我余唉曰君過矣吾長君十歲而飄目無見誰能預測于論定時事而泚筆乎伯遠

色意黯然久之乃別嗟哉而孰知今日者卒為君誌
也傷乎傷乎君諱世瑛字伯遠父啟志母王君生而
岸介不屑比凡兒母令就里塾學同舍生無當君者
輒去之母泣語君曰嫠婦之孤安所恃直行其意君
亦泣曰兒聞之丹朱不應乏教窮戚不聞被揉兒自
有一念不順母母泣聽之當是時君雖孱然一孺子
多就里長者游聽所擬議時有裁折諸長者莫能易
君久之而里顧翁者業繪事取形似求君見繪而有
喜色心實不善顧翁義遂稍稍遊王屋山入山人呼

與說詩顧輒解曰繪乃在此亦何必王右丞稱畫中詩也遂邀山人冥搜白陽衡山子畏之遺按宣和譜而練要焉遂入能品時里中作者七人君為之冠而君又澀然曰吾曩者得畫于說詩已又得詩于白陽衡山子畏諸家之筆自謂足了繪事由今思之猶是勝人之言耳乃益感激觀潮錢塘上會稽探禹穴西覽陽羨三山縹緲萬權之勝一寓于繪張諫議與其弟滑源公時識君與語大悅君益喜自負而品臻神妙矣君飲性中上每礙礴時必先飲一斗壯胆樵聽

詞人談義繪乃益奇獨不喜俗下士有祈君縣者且就夫其人刻日于君君排闥入取墨汁斗許隨之其後有問君曾如此者君笑曰今已衰老自可不爾君生無寧宇所至多長者車轍几研楚楚亦無吳中膚清之氣王世周薛君淑相里諸張皆滑稽其旁君意弥戀娶伊氏名族伊伯維女靜淑柔慧善事王姑能爲咄嗟之具唯君意所指生子二人長蔡芳娶王王屋山人女孫繼歸邑人有方女先君卒次某十歲殤予所爲歌慧照者也孫男三人元貞元善元發君

長身方顒談言微中遇親賓緩急憂患無所不力不
欲以無為解義之所不出屹如也蔡芳既歿君禪洒
自給亦時有勞悴之色命酒邀侶時亦欣然既疾亟
獨以長孫不及問字為念餘無所問孺人負病哭盡
哀解裝不給歛唯所得贈貽詩數卷十何孺人亦卒
皆得歲六十先是君有友七人焉新安王維華合貌
之予承世長亦在其中世長既歿君每就余索本持
孟熟視撫卷慨然幾欲不識何人君歿而此七人者
益寥寥矣君以哭子故齒髮頓改乃至不起予又何

所恃可久視人世而不以數行慰公九原也遂書之

且為之銘銘曰

左虬龍州右蓮峯玉山之高高無窮峍屼一柱撑天

画有神中扶桑日出吸虁龍夫子揮毫洒清風善吞

卓哉坎壈終于以奠之大霄宮山頭凝碧綉芙馬鬣

封梁孟留芳踪清宵貫月起長虹崢嶸七尺騎龍倒

夫何足雄過者兌式交柯榮

明故處士龔季弘先生墓誌

公為人挺勁自遂急行義不妥與人忤好家世藏書

而不及其先安節清惠之傳頗頗恨恨遂肆幽討十九試有司不售便心猒之乃下帷縱帙兼學行草遂稱鍾虞入室貧不能致書多貸之人快作行草償之亦時償焉不受其值約以異籍相抵堆積殘闕便可充棟有識者奇之張烈愍公時為諸生與公故有瓜葛請公為其二子師公欣然便往晝夜與烈愍相對與析疑義漸見親暱寒暑再易就燈傳寫不下二萬餘紙掇與摘微皆溯盡意亡何仲父登仕公思宦請定省自以年老致涉命公與俱公提革履從一長鬚

徒步黔南萬里外涉五溪上七盤嶺雖崇岡密箐魑魅逢迎而公自以為適登仕當官甚力殲老密典等遂靖仲苗之亂身亦殂殞公奉骸骨東歸崎嶇萬析時有餘閒常夜宿沅湘長年有言竹寨驛者公遽曰此鄉先正周侍郎故所遷謫築草舍讀書處也將往觀焉蒂蕢納履隔涯悵眺頹語其奴即草舍荒絕故有生氣使人凜凜過郎有懸書國門者乃其故人某所為公喜不自勝觧所御黃葛價之載以歸歲辛酉烈愍殉難輿文公覽即奏汰然曰嗟乎故有成言適

今真不負平生志耶趣吾舍人治裝願浸其子故所受業者紀收骨黔中色意悲壯不復自念其家會道路梗塞乃相飾先走京師敬謝時朝廷已允御史奏許議國䘏然不無鼠輩覆行者稍持之公諸曹白狀慷慨欷歔感泣其曹椽邵某遂䘏如制其明年紀與紀已得路符歸烈愍喪公不復往公勤身急難飢走空山不覺遂久然未嘗廢學李編脩昌張太守唯顧檢討疇慕公娉修請為十年約公低回未許又明年一往昌化望餘杭松雪神情孤往昌化君固長者峻

出入公笑語人吾爾時閉閤中亦猶之三日新婦也
時把鋤決水修植綠竹可五十竿許科頭休夏獨以
為佳又明年客游甫里甫里主人鮮藏書故公樂就
之公性喜飲然不能見不相習者即見都中席遁去
請與遊未嘗辭免所居傍鹿城僅蔽風雨每冊楓蒼
梧蕭蕭蔽空而下公獨喜絕倒嘗夜闌默坐寒月入
幃顧自見鬚影鬖鬖戟戟喟然嘆曰如此郎主訃乃
為千斛黃囤了却耶雖然試証汝心但使金缸清凝
玄顏芬健寧為長頗頷增悲惋乎寧改步乎令何徘

祠安節祠下亟命梓省清惠墓坎窞參錯荒荊荒穢
臨瞑久之泫然而返語其友曰昔梁鴻將死囑妻子
必葬我要離墓傍欲與氣類相適識者知公意在安
節也未久竟死予觀異人之性必期自遂凡中道改
步悔遁而有他者非異性也何論公之本趣必不能
于進而鶩入即享之以幽閒廪粟叢殖文酒終身亦
非其好但使賈高專諸之義骨朽精緊昔者吾友其
必得志于斯也夫而惜乎共不遭時徒令沒沒也悲
乎悲乎作處士龔季弘葬志志曰公姓龔氏諱埏季

弘其字故山東布政使清惠公理五世孫父曰德明
毋周氏繼潘氏生公行三白皙脩髯膂力過人額頰
熠熠有光好讀書祇行遂通萬僨盈縮之原草木補
瀰之性常衣澣布衣出入里門里門人窃窃誦其高
潔公弗善也性好著書集録古今遺文千卷皇明傳
志数百卷續遊名山記十卷崑山人物紀畧十二卷
名家譜牒十卷救荒草木疏一卷游黔樵紀二卷墨
莊四十卷墨莊者故宋范良遂居車塘里之東山時
有纂輯世亦不見其書公惠竊取之自遂厥志然其

道悟大百家不廢卒莫能就哀哉公生萬曆六年戊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卒天啟五年乙丑八月二十九日春秋四十有八娶張氏公無子子兄培柞子天鑑女二長許嫁張維寧男晉次未字張氏以公卒之十日重九葬公鹿城南山下去安節墓不十步其門人張紀曰夫子氣類之思也明年丙寅閏月朔日同里

眷友弟張某撰

明處士顧向伯先生暨配李孺人合葬誌銘

嗚呼自吾兄沒而淳靖先生之德衷業賸皆自媿稱

未亡人能令懋承翁不知壯子之長遺生安以養而
死克葬也斯不亦古婦人哉夫所謂同德者乎予于
兄為妹壻例從內惟吾與兄分固有進于內者吾婦
幼無恃依嫂以居長以嫁分有進于嫂者嫂求從之
四年其女周少君遣女奴問兄嫂誌墓之石傷乎傷
乎顧氏更替之際予忍言之耶雖然惟余知之而忍
弗言之也耶按公顧姓字甸伯諱天折贈太保武英
殿大學士恂五世孫淳靖先生夢川之孫父諱允烈
是為懋承翁懋承翁娶通叅石川張先生女生公而

是時翁與伯氏皆未有子公生嬉戲兩父間肫肫有
至性不知為伯氏也五歲從從倍京陪京父老知淳
靖有孫請與見既見無弗目異公者稍長歸里第與
龔参政從父偃師公學藝相埒而公獨數奇不逢年
于是娶婦李而兩翁業半入子錢家且三徙矣所徙
居漸縮不称公志氣乃掃葺園池偕周御史王於潛
葉上舍諸人談藝如初亦時與從兄宮諭君為捉麈
酬適之游烏啼月落溫克如常旦起栉衣冠上食兩
翁色養惟謹或省視帳具鮮方腆設無異家世燀爀

時自以爲安絶不問李孺人煩紆所爲閒語其同人曰婦不愛裝遺以羞于家翁家翁知之時見蹙然吾退兄問有餘婦固未嘗以無爲辭而翁如此長慮哉於是諸同人欽孺人天性不異公公即稍稍托于文酒爭顧念在兩翁每伺兩翁顰笑間不無怏悒又伯氏遘危疾將不起公與孺人竭蹶趨之達于金谿都無所恨當是時愁承翁以伯氏故泣如嬰兒形乃大削于是公惧始不能食揮淚語孺人吾固知老親神傷其如累若何曩與吾友約許嫁女與之知不怪處

筱也掩袂嗚咽而逝初兩翁三徙時公計無復之矣
乃請觀諸責諸責券如山公傷兩翁老不能視事請
身肩之肩之不勝而孺人始以煢然之軀提十三歲
女子獨理諸家券矣李孺人者故光祿丞文岡先生
諱希正女母梁氏孺人生而嚴重秀慧有文嫻女則
習家禮父母絕憐愛之來歸時裝遣甚設時公產正
落而伯沈姑與繼姑趙猶重幃割席聽晨昏之禮於
孺人孺人謹身而修之無間言內潔蒸嘗外奉賓客
歷年漸久一如新婦禮既領諸責召一二家督問所

俾綰輕重價之十年而賁辦顧視所裝遣了無足為
嫁女計者孺人不恨也泣曰勉承夫子之志欲令死
者復生生者不愧耳亡何而遯承翁沒孺人哭失聲
曰吾束髮事夫子恨不及張姑不二十年而奪伯氏
夫死今又奪吾舅耶弱女于歸吾何所恃以棲然形
影矣乃就父家覓數椽居之猶自持夫沒不歸寧也
久之而周御史宦四方少君請迎養孺人孺人弗許
曰吾寧勉促一枝不愈遙遙信義村二十里哉乃附
少君宅以居為諸女甥繡且課之讀隣嫗亦有以蹐

娃求繡着孺人欣然收之曰必自食乃安歲時伏臘奠哭如禮積四十餘年不少怠少君時有進孺人蹵然如不勝獨喜聞諸甥誦讀每頭角崢嶸殺光騰躍輒嫣然竟日始語少君曰吾生平不知此事乃逢于汝吾無恨矣公生嘉靖二十某年已酉四月某日沒萬曆十三年乙酉某月某日得歲三十有四孺人生嘉靖二十幾年庚戌七月二十幾日沒天啟二年壬戌四月十一日得歲七十有四無子女一即少君婿上舍周公纘張子曰向伯為人德厚無矜伐人矜伐

之屏負壁立不發聲至語古今忠孝鏗鏘絢爛之數又何烈烈也以予所遊一時兄弟間可謂恂恂預肖其文者哉易簀悲啼無非念而翁老不竟養然有孺人含荼竟之歿正首立不掛責議其何憾焉孺人以上流之姓歷諳勞苦動引繩墨不失尺寸予嘗候之信義里女奴斂立不闚門與予語縕綿與重麻樵綫蹊新故屬也處少君崇華艱險之間無改其度令上舍嚴重如毋嗟乎甸伯可不自悼其不幸于九原矣甸伯之猶子錫仍以少君命謀奉孺人柩啟兆而合

焉禮也傷乎傷乎予俛仰頤氏更替之際轉盼陳迹白首髯如可勝悼哉可勝悼哉遂為之志而銘之銘曰

疇祭孟而懲于年疇班蔡而畸于天好修姱兮其練要于焉即安德之阡

內弟顧竹隱葬誌銘

顯皇帝辛丑外父懋承先生始克葬于邑三保橘重祖塋之次不類其窮嘗誌之且嘉竹隱君之能殫其力勤事也又不忘考信之圖厥幾窮不失義云其後

又二十六年為今止丙寅而錫仍又為其父竹隱君
請誌于予受簡憮然念當年克葬時事風雨悽晦如
在目前而竹隱君死又五年矣錫仍孤貧更甚往時
傷哉按竹隱顧姓諱天埏予嘗字之廣伯竹隱其自
號也是為故侍御穉齋公之曾孫渟𤲜虹橋公之孫
懋承先生仲子母趙氏先生最後娶趙而生君心特
憐之生十六歲而先生捐館舍君倚趙母居挈弟
妹備諸勞苦從父偃師公為君擇配涓吴橋朱翁華
女趙母遂嫁君朱氏圖書半篋耳而君故挺挺有繼

述之思與翁相滑甚懽讀書作義外稍問家人生產君遂小寧其家能自力旋毀于盜君又奉趙毋居鹿城菽水相懽也然不廢課誦事父之無所遇而君泫然曰尊滞淺土已十五年我髮且戟此豈歐公有待時耶中夜起徬徨謀所以葬者萬端莫能自遂從父德安公允諧稍畫便計始克為之君又哀號風雨間舉諸父諸毋之未妥者凡數櫬一日而盡安其晛君亦嘔血數升髩絲點雪矣歸視其橐若洗焉君又奉趙毋居吳淞江上菽水歡如曩時會趙毋寢疾君不

解帶扶侍萬端竟于不起君嘔血亦咯咯不可止形
乃大削而匍匐哀號未嘗廢禮君子謂懋承先生之
後即哥貧而有子竹隱亦何咒疑天道不可問哉君
性勇于為人不背德每念朱翁輙顧與之盡有與君
稱僚壻者淥于訟君挺身與之何不至焉而其人竟
于負君君勿較也居恒未嘗釋卷晚通岐黃家言多
活人以何病卒是為天啟辛酉十二月二十日距其
生為隆慶庚午十二月初四日得歲五十有二子二
人長錫仍娶周氏邑庠生周述女次錫穎未聘女二

人長嫁沈起宿江陰縣諭沈延和孫一未字孫男一人存鑽予與君為内兄弟而年差長君嘗師視予辛丑之役予心知不及君意君即不得志于時可幸老壽而竟于半百以死天啟乙丑錫仍葬君就塋之艮而窩焉盡心力而為之亦猶君之葬懋承先生也是宜銘銘曰

睠歸休乎巢鶴之林永欝欝森森斯以知君家孝友之澤之深

明故許母張太恭人誌銘

予既觧組歸田屏叢却掃蕪辭文字之役養恬東婁江上而今太僕少卿守冬官尚書郎許公手其所為大王母張太夫人狀請曰昔我先大夫之棄不肖某也以王母屬先宜人暨先伯仲等嗚咽言曰若等今為子勉之哉又一年而王母考終先伯兄拮据圖之未克葬而没某解落篆歸幸襄事而不朽之業未有以稱也比守冬官仲兄奄忽孱然形影幾弗忍自忖矣先大夫九原之志謂愁何如敢告下執事其賜之銘予受簡讀卒業大都闡素徽實内美具矣而且以

弱孫之倩于孝廉也誼弗可辭也而且自念少讀奉
政公之書奉為準程焉其又何敢以不文自解也按
狀太夫人姓張氏世居崑山之吳淞里父某翁孝弟
力田多長者之行里人推重之先是翁有異徵而生
太夫人靜慧寡言笑視事輒辨翁慎所偶見其可與
齊者以乃配小魯先生則先生宜之矣先生性嚴重
力學弗逢時而去為掾則太夫人能引翼缺之尚事
先生而先生心頗弗善掾也太夫人從容言曰床頭
即不足償而志乎于是奉歐公甫廾角業走四方矣

太夫人訟訟喜為潔園闈取修鏇牖以進于先生曰
夫子之課嚴其毋以零襍閒之矣奉政公舒璽展彩
雅為四方所矜式朱履文贄日填其門太夫人與郭
宜人將之無帶咄嗟辦者亡何而先生有疾奉政公
扶侍萬端且勸太夫人少休太夫人弗自休也既已
無可誰何則揮滂語奉政曰夫孝之大子知之吾猶
憶曩者而翁悶悶時披君牘而顧解也渻一第以報
而翁子之事大辦矣　莊皇帝元初奉政公連上春
官太夫人不色喜已選為蕭山令未滿考中㸃者誣

解綬而歸太夫人不色愠謂奉政曰吾見子之去蕭而蕭人士多馨爐于頂削匐擕謭子之事先君子倍矣奉政公既還里第簡慎自飭無他一切干旄禩遻之務與郭宜人拮据畫掃左右太夫人每上食兄侍劑所欲以進進兄歡太夫人顧見其仲公舜君讀書琅琅動止有則心輒喜間語郭宜人曰是子在毋而孤既孤而毋若忘之長育訓娶惟汝二人之所之而吾安之矣故公舜夫而太夫人無憾于懷其所憑于奉政者素也既數年而太夫人有疾病奉政公不解帶

事之如事小魯先生積三年而太夫人霍然起亟語郭宜人曰吾固君有物翼之繄汝二人之善待與夫其有天道哉自是奉大雄氏益虔兩顧翁翁誦四方名號矣太夫人固有強力能集事其御下也兒肅晚乃用柔和爲政濱吳淞田數十畝腴也有弟其者襲而耕之弗税則太夫人代之税而聽之歲以爲常故姊妹之待舉火于奉政者撫之皆有恩勞積數十年無間奉政公之舅郭翁小魯先生所厚善也竟存歿禮䘏之毋事兄先郭宜人盖其持大體而務留其所

有餘如此既疾亟郭宜人與公舜婦汪孺人侍多迎醫且修禳焉太夫人曰吾年踰古稀子爲循吏不幸夫子遺吾以仲而仲所遺已見頭角三世同居孫枝濟濟吾何所不足于世哉遂瞑得歲七十有八距其生爲正德丁丑十一月二十八日卒萬曆甲午正月某日子二長即奉政公諱承周隆慶戊辰進士蕭山縣知縣累贈奉政大夫娶郭累贈宜人次承誥娶汪孫男四人旋吉邑庠生娶關次獻吉太學生娶李次覿吉萬曆丙辰進士歷官太僕寺少卿娶孫贈宜人

參政公出慕吉娶李承詰出孫女二一適太學生張
經世一適于道充曾孫男七士𤴓縣學生娶王旋吉
出士翀天啟辛酉舉人娶顧士𨸏邑庠生娶徐士翼
幼士[illegible]觀吉出士甝娶張士䟐士騤慕吉出曾孫女
五一適府學生顧緝旋吉出一適縣學生何卓然獻
吉盱撫一適縣學生葛錫琬一字徐希曾一未字觀
吉出玄孫男二世璟府學生娶顧士𤴓出世珣幼士
翀出玄孫女七一適沈徵祥二未字士𤴓出一適州
學生張世柱予孫也一字戴玄祚一字張立常一字

徐恭士翀出五世孫男一幼未名孫女一未字世璟出太夫人既以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從小魯先生于名圻之新阡既覬既安矣而太僕公獨諄諄于伯仲存歿之際睍封樹而悲傷掃石徵銘惟恐不及此事理之所然而古今人情之不盡然者也傷哉予自少讀奉政之書意非今世之人邈不可迹而幸乃與於兩姓之交得論其世樹钦夫人即古賢母之教子延譽令後人盡知其勞與其分别太明必辟祿而就善者猶有讓焉是宜銘銘曰

天作高山綧據東湖光瀲灩與山通中有雲氣引飛
龍夭蛇蜒蜿栖芙蓉碧落熒熒結長虹旭升隗恒學
昊空氣佳哉兮鬱龍蕟高陽樹德格蒼穹帝與之塊
作玄宮疇其尸之奉政公悲風號本心恫悃掊攏樹
檟滋蘭叢崢嶸嵯峨馬鬣封有美君子古宣鴻藍田
有玉種吳淞千秋會合豈人功罔伯祖載式封塋歲
星在午律黃鍾章輴挽紼如雲從我銘茲山石穹崇
兕興烏飛龍見同明德維馨永相逢子孫千億粢[illegible]
豊吳山映帶海潮宗

明故義興縣堵母楊孺人墓誌銘

義興堵維河以其生母楊孺人之狀來泣請曰河不類怙恃于兩尊人惴惴不克有立是懼挑携檢押則吾母楊孺人實有恩勞不幸早世三年于茲而墓前之石尚未有當也念母昔心潛德懿美不外見河不類無能識其大者勉執筆而澤淚涔淫哽咽不得下寥寥數言實取傳信惟先生哀憐之而河之長兄君章又以司訓公之命曰楊氏恭勤靖淑似可不辱命敢以請余惟堵氏孝友之政為古今指南又辱與

君章兄弟遊門母屢略而河至性懇激稱其家兒其
敢辭按狀母姓楊氏嫺女則通曉大義絕無自嘖之
行徐夫人憐愛之母侍夫人惟謹而是時夫人之舉
君章也艱又善病顧語司訓公即他年廣衍嗣當在
此娃司訓然之未幾生維河楊太夫人心獨喜亦語
司訓公昔昔之夢焉可誣哉趣乳者乳河孺人弟背
曰我微也而敢縻大人之佩爲乃抱河自乳之鍼針
治綳絕不異曩時河稍長就外傅孺人檢督甚嚴遇
節放假多嬉戲楊太夫人徐夫人傍見母輒秘匿罔

敢御愛河既長從司訓遊學四方常更冬夏弗歸其家徐夫人摠領家政惟儉惟勤即甚病無倦孺人左右夫人勉其力以相勸也夫人故獨喜孺人之能相倚為政不知其有疾而孺人益復秘其疾惟夫人意指所向當是時司訓公什九在外即暫還輒行而河幼小婦視孺人如常無慮意外司訓公忽見孺人面微黃而神悴訝曰豈其病耶黃者土色土不宜微外于是徐夫人瞿然趋視之黃而浮于是色豎劑藥孺人又弗肯竟藥曰夫人固忍其疾為之而我廢之于

義勿當乃益勉其力相夫人如曩未病時而加毖焉
歲辛酉司訓公當訓崑山則孺人侍夫人崑山疾稍
間未幾輒發淳達于股又未幾乃達于腹孺人始喘
喘語河曰我將不起而吾母年七十餘遠數百里外
能一見訣耶河告司訓公公遣迎楊母而是時君章
適在義興星馳奉迎楊母暨來孺人稍自寬病益間
會歲晏醫者歸其鄉孺人曰柰何以我故滯醫者行
色耶盖孺人實自知其病不可爲向徒以忽然見母
故若間耳癸亥初春司訓公名画者肖孺人孺人危

坐色甚莊頋語河曰我一舉得汝稱諸氏毋幸甚乃
獨不得少延常侍兩尊人幾無天道矣而七旬之毋
形影自將我又不及見新婦則柰何河忍慟而泣孺
人拭淚言曰有父兄在何患焉遂瞑是為天啓三年
癸亥三月二十一日距其生為萬曆某年丙戌十月
十二日得歲三十有八子一人即維河聘某氏先是
孺人初舉河而君章婦陳孺人來歸輙為孺人抱持
河甚歡如子其後陳毋就館允孺人左右之一如左
右徐夫人孺人既沒而陳病甚誦留猶嗚咽念孺人

不去口曰我徒不得楊家母昕夕相依倚覺事事穩
便也徐夫人既抵崑山與婦陳更互有疾無虛時孺
人周旋兩毋間數願以身代乃不自知其身之疾以
漸積于此矣孺人既舉河輟齋素家衆驚其色黃異
之孺人曰亦齋者應耳已疾亟乃召河謂兩尊人請
以布縷殮安儒家之義且曰故亦不負我十九年齋
也同訓公初未有子常卜之夢帝與之子二後舉君
章以十月十三日其舉河也亦以十月十三適爲孺
人誕悅之辰楊太夫人所爲昔昔之夢焉可証者此

矣予深悲維河之志且習其行義甚高當有立孺人卒之明年河勉奉司訓公命娶于某又明年生子某吾聞之德潛必耀其在楊孺人乎是宜銘銘曰

龍池之脉達于三汊接殿稠疊有水有沙蛇蜓千里如歸其家于以奠之其人則遐土厚木榮過者式嗟有子事足堵毋非耶我銘貞石千載常華鬱鬱新阡結爲紫霞